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葢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以下論持敬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杌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蓋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意言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

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

及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𤰞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别底交互出来久久自别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諭收歛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

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黄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𦦨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主敬致知兩事互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内事摸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

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

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為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為體則亦具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

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惕然悚

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氷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甞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

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益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来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㝡大敬

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

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　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

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

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　端莊靜一

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葢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㝡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葢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衘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

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㝡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聱㽞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

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㝡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荅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

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修已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况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

一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　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修巳以敬為荅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

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熈之敬夫子修
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顔曾子
思孟子者也至於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
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説儻未之
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為者有
不肯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充
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
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

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心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以下論靜）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摇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静齋戒以神明其徳天下之至
静也
延平李氏答朱晦翁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
相對静坐只説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静坐
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
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盖精神不

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歛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歛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

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柰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

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

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邪不忠不敬底心令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

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

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

事先已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心要精一方

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

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

而不校却别　靜便定熟便透　靜為主動為客靜

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

付物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

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
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攪擾亂了如
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
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
也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
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
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
不吸則須絶吸而不噓亦必壅滞着不得噓者所以

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徳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問伊川常教人静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主敬存養雖説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静而已所謂静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

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

歸来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歛歸来也無箇着身處也　伊川見人静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静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静這箇互相發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

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為令工夫須要静静多不妨令人只是動多了静静亦自有説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静又曰静多不妨才静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静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専在静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専在打坐上要是随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静若語若黙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静心息念且未説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

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
能求益乎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
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
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問滕
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横渠云言有
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
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

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
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
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
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
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宋傑尋常覺得
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
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
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葢敬是

第二節事而今便把来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

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
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
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
長便是正　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
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
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
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
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

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敵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

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胷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之矣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况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茍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盖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内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

又記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

矣　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賛出来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彞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道體

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事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来非知道者孰能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

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

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

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兹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

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岸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寛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養心之法　靜中私意横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説以亂之也　文字講説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

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

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

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

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

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

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

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

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覊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

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内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来纒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来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

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工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為巳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為人　問發於思慮則有

善不善看来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来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内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来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来不從天理出来便是出外

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

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忽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横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横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脱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説殺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

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
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
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
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
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
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
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

居静處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静處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巳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煩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

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明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盖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

出来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隅去私欲後别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

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

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戒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禀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

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黄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與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

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

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

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

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盖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

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為則必强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强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强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偹

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為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

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　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

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　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

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　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略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

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来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

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

門户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来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盖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户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盖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

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内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　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

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寛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寛以居之何甞便説仁以行之

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

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知至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

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

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物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不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

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廓然貫通則内外精粗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

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葢惟

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守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

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　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　答吴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

用處不同葢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只端坐于室想象跂而曰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

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有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
先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
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
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
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温夏凊昏
定晨省則當行温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

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顔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

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 問吕伯恭説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 問聖

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　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黄氏曰蓋甞求其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

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

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　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

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一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

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别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中一作和之氣貫徹上下以下論言行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迷事

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息皆誠不至也　行踐其言而人不信

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凡諫説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

若勿爲佘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徳人言句皆自胷襟流出非從領頰拾来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

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

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

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

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

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

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

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

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

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無物無理惟格物可

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閔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道於此而已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

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甞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甞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

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黄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毆鑊陷阱之不可蹈

人皆知之也世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

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樸斷性以静斷仁以愛斷恕以寛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

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

只是自家本来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　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内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黒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

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静坐道理自見

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
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説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
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
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
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
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
友不得不信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
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窮理以

虛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
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
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
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
了　理不是在面前别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
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鈆汞龍
虎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　問窮事物之理還
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説總會凡是眼前底

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敎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緫會者心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来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

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令人

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来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賢所説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縁是心粗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潜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来横看竪看儘入

深儘有在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咏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大著心胷不可因一說相礙

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為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

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

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
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　務反求者以博
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
學者之大病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
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

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盖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白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

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
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
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
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
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
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未甞隨
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甞即理以應事
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

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来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来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来處慈須窮箇慈根源来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来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

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

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顔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顔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

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来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来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甞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静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個是不同　這

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知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来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

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廹切陵節之獘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决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

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説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問以類而推之説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逺去尋討則不切於已　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

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聖賢所謂
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
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
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
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
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
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

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卻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黄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黙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論文字終日曉曉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静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為入

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顔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吴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葢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内之知至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内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内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八